



## 中庸講記 (54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(接上期)

「孔子純然天理，不思不勉」，《中庸》第二十章告訴我們：「誠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」若可以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就可以從容中道，也是孔子之所以能夠成為聖人也。由這句道理我們可以體會出他的純然天理。

「其率性應物」，「率性之謂道」《中庸》，他能沒有固執以應萬物。

「日用曲當處，即小德之川流也」，「其次致曲」《中庸》，也就是該彎就彎，該直就直，他都能夠適合，這是小德川流。

「天理渾然，統會存立處」，存立就是「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」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；存是保存我們原來有的先天心。

「即大德之敦化也」，若沒有先天心，就無法有大德之敦化。

「然則所謂孔子與天地同體，日月同明」，孔子與天地同一體，與日月同樣光明照耀。

「豈非天地也歟」，這豈不是剛剛所講的天地之為大，則孔子之為大也，應當是可以這麼講。

(本章完)

### 《中庸》第三十一章：

唯天下至聖，為能聰明睿知，足以有臨也；寬裕溫柔，足以有容也；發強剛毅，足以有執也；齊莊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別也。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。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。見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說。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，施及蠻貊；舟車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墜；凡有血氣者，莫不尊親，故曰配天。

**《中庸》第三十一章（一）：**  
**唯天下至聖，為能聰明睿知，**  
**足以有臨也；寬裕溫柔，足以**  
**有容也；發強剛毅，足以有執**  
**也；齊莊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**  
**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別也。**

這一章我們分做三節來探討。

### 讀懂經句

① **聰明睿知**：耳聽曰聰，目視曰明，聽視雖在於耳目，其所以聰明者，則諸心也。睿者思慮之貫徹，知者心體之明察，純以心言，此四者生知之質也。

「耳聽曰聰，目視曰明」，聰明。不過這個「聽」與「視」，「聽」的聰，不是用耳朵聽，古早老前人在《文子》裡講得相當詳細，若用耳朵聽，只聽到皮；用心聽，只聽到肉；要用神聽，用「至誠」，才能聽到骨髓；今天這

章在講「至聖」，至聖是最高的。不過後學若講這個「至」字，不要以有形的觀念想成是至高的，不要這麼想。因為我們研究《中庸》的道理，「至」的意思就是無過與不及，能夠調整到剛好符合「中」時，那才是「至」。高也不行，低也不行，至聖是這樣。

所以孟子在講聖人時，講到孔子為「聖之時者也」《孟子·萬章下》；「時」，什麼時都能調節，春天就調節到春天，夏天就調節到夏天，他能按時間來調節這個心，這才是至聖。

我們聽一定要用神來聽，神就是自性。所以《六祖壇經》時常講到「自性起用」（〈頓漸品〉與〈付囑品〉），所有的起心動念都要從自性發出來，這才叫做「聰」。

「視」也一樣，我們一般看的都是有形的，看表面而已；為什麼會看

表面？就是還無法達到至聖的境界，這是一般凡夫俗子在看。

我們今天講的「聰明睿知」，是完全用先天的自性來講。

「聽視雖在於耳目」，一個無形的東西，一定要經過有形的構造以後，才能展現出它的本質。所以雖然用耳朵在聽、用眼睛在看，其實「其所以聰明者，則諸心也」；「諸」，若研究文言文，諸的意思是「在於（之於）」；「諸心」即在於（之於）心的意思。

「睿者思慮之貫徹，知者心體之明察，純以心言」，「睿」就是思慮。我們讀過《論語》就知道，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」〈為政〉，一定要思。我們讀《中庸》，孔子回答哀公問政的五步工夫，就是「博學之」，一定要「審問之、慎思之」，然後才「明辨之、篤行之」，這個工夫就是指人一定要經過思慮。

我們看上天對動物的構造也是一樣，我們看牛就好，牛屬於反芻動物，有四個胃，吃東西下去之後，俗語說：「人心肝，牛腹肚（台語，喻人心的慾望，就像牛整天啃食下肚的容量一樣，比喻人心不足蛇吞象）」，吃下

去比汽油桶（ドラムかん）能裝的還多，最少有 250 公升，再硬的草都能用嘴捲過來啃食下肚，然後晚上牛在反芻時，一直嚼，最少要嚼 8 小時，才能將那些東西消化掉，以機械來講叫「磨粉機（mill）」，這就是像是博學之，之後審問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，用磨粉機硬磨，磨到細細的才能消化。

我們吸收學問也是一樣，效習經典要有（得到）智慧也是要經過這個階段；書要一直反覆著看，後學的感受，一部經典或一句道理，最少要反覆看過十遍以後，才感覺能夠融會貫通。

要達到默識心通更是很不簡單，孔子講要有很高的智慧才能達到默識心通的境界。所以孔子才講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」《論語·為政》，默識心通所顯露出來的，每一樣的舉手投足、手一動都能符合規矩，起心動念都符合道，這是很不簡單的。最主要須有思慮，而「睿」就是思慮。否則不會講「學而不思則罔」，罔是懵懵懂懂、迷迷糊糊；讀過好像知道了，像現在讀經一樣，知道經典的文字，但是文字到底是什麼意思？要如何表達？這是要經過研究、思慮以後，才能表達出來。

「思而不學」，一天到晚空思夢想，在想這個道理，而沒有根據，沒有經典的根據、沒有聖人之言的根據，這樣的空思夢想、自己所設想出來的道理，是相當危險的，會有很多不符合道理之處，所以我們的思慮要貫徹。

而「知者心體之明察」，為何能夠明察？「心體」，就是自性，這個體就是自性，自性很要緊。聖人是生而知之，其實我們也是生而知之，但是我們的生而知之都是世俗的，以吃來講我們也是生而知之，看看嬰兒一出生，奶瓶放在口中，就知道如何吸吮、知道如何吸收，有人教他嗎？天性！這是本來就有的天性，對於有形的物質能夠自我吸收。

當我們通書達理時、當我們知道世俗事情時，我們的心、我們的精神、心理是否能與生理相配合？生理能夠生而知之，不需要人來教導，很多事情都不必別人來教，自己就會了，但是心就無法這樣；生理的自然反應都能依上天賦予的，因為這都是自然的，生理本來就接近於自然，沒有離開自然；但是因為我們的心離開自然，離開自然就離開天道，生理跟得上，但心理於其後卻跟不上。所以當心體無法明察，我們要去了解為什麼心體無

法明察？因為我們無法用先天的，所以才以「純以心言」來表達；「聰明睿智」是在講心。

「此四者生知之質也」，四者就是「聰明睿智」這四字，這四字是生而知之，是生知的本質。其實這本質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的。五祖傳道給六祖惠能祖師，六祖講：「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」《六祖壇經》，我還不知道我裡面所有上天所賦予給我們的是這麼圓滿，要什麼就有什麼，這就是六祖講的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」，這是「生而知之」，我們原本就有的。這本性是我們原來就有的，然而六萬多年來離開太久了，所以蒙蔽了，變成要「學而知之」；有的還無法以學而知之去體悟、無法達到自我反省，所以就要「困而知之」；若困而不學，那這樣就不必再講了。

以「困而知之」來講，後學社會上有很多朋友，講道理要度他們，他們說：「你找我沒效啦！」後學問：「為什麼沒效？」他們說：「因為我都很順序（台語，順利），你找我哪有效？你要去找那些碰到壁的人。」後學問：「是哪些人？」他們說：「生病到快沒救的人，或在跑路已窮途末路的人，才會想到要找條好路走，這也許對他

們精神上有所幫助，你要去找這些人，你找我哪有效？」這一句話雖是社會上普通人的感想，但為什麼他會這樣講？所以這時代要度人很困難，這可能是原因之一，也不是沒有可能。我們一般做引保師遇到度人困難時，就講這是根基的問題，其實這也是其中之一而已，不是全部。

生而知之是本有的，一個人為什麼碰到壁時會自我反省？會想要找一條路來走？因為他生而知之，他本來就懂的東西，到「困」這時才覺醒，否則就如剛剛所講的懵懵懂懂、迷迷糊糊。所以講聰明睿智是聖人，至聖本身的條件；我們每一個修道人也是一樣，這是本身要有的條件。

②有臨也：謂居上而臨下也。

因為人的智慧的關係，否則就不會分為聖、賢、才、智、平、庸、愚、劣等八項的人，袁前人告訴我們，前七項的人都能夠修道，而最後一項劣根性的，這種人要修道非常困難，他的本性被氣稟佔了95%以上，要如何讓他能夠反省？讓他可以開智慧？這是難上難。

「足以有臨也」，智慧若開闢時，當然智慧若高、人若站在高處時，他

的視界就寬闊，看到的事情就很寬闊；《唐詩三百首》有一首王之渙作的〈登鶴雀樓〉：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，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」王之渙站在鶴雀樓上，鶴雀樓是在山西蒲州（現永濟市蒲州鎮）這個地方，在蒲州的鶴雀樓上看得見黃河。

「白日依山盡」，就是太陽快下山時，景緻相當地美。「黃河入海流」，其實山西要看到海，是還「離天七鋪外路（台俗俚語，喻還有很長距離）」，但是他知道四水歸大海，王之渙作為詩人他能了解。而站在樓的下方也看得到景緻，但若要看比較遠，「欲窮千里目」，要看到更遠範圍外的景色，就要再爬上一層樓。這個居高臨下的「臨」就是如此。

為什麼上天要抓人那麼快？在上面看下面看得很清楚，隨便一抓就抓到了，天邊海角都跑不掉。什麼原因？站得高，站在高處，什麼東西都在祂的掌心之中。所以我們要了解人為什麼立足點要高？高不是指人長得高，而是智慧，人的智慧一定要高，這是第一個條件。有的人講這五樣是五德，聖人五樣的德，這是第一點。

（續下期）